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一回 幻虛境冊開因果 大觀園夢啟情緣

嘗聞洪濛初判，別為天地，分陰陽造化五行而生萬物。造化者，即天地陰陽萬物之情，因情而化，充乎天地；是天地間萬物無情，無處非情。即如頑石，乃蠢然不靈之物，何以言情？但聞生公說法，尚且感而點頭。以此論之，情之一事，乃萬劫不磨之物。聞上古時，大荒之外無稽崖青埂峰前，有女媧氏所煉補天之石，歷劫通靈，轉過一番人世，自以為情緣了卻，並無拘礙。

誰知靈河岸上絳珠仙草同那幻虛宮裡的瑤草琪花欲報靈石蔭庇之恩，紛紛轉世以情報情。那青埂峰前的靈石，被空空道人攜向金陵，投於賈氏，銜玉而生，名曰寶玉；為榮國公之孫，工部賈政之子。年方弱冠，大為情障所迷，幾致因情而死。其間，情之最極者，如林黛玉，竟以情逝。其他如晴雯、紫鵲、秦可卿、史湘雲、柳五兒、金釧、麝月、襲人、香菱、妙玉、薛寶琴諸美人，情障愈深，情根愈固。惟薛氏寶釵不為情染，獨開生境。後來黛玉一花先萎，寶玉萬念皆灰，又見諸美人云散風流，相將謝世；秋闈戰罷，披髮入山，飄然長往。惟襲人另有孽緣，不能自己，出嫁蔣郎。其餘紅粉朱顏，半埋芳草。榮府中自賈政去世之後，只有寶玉之母王夫人暨長子賈珠之婦李氏宮裁、寶玉之婦薛氏寶釵，媳三人相依為命。大凡神仙降世，與那些琪花草石姻緣偶而遊戲人間，不過如此。後人不知，復有黛玉復生，晴雯再世及大觀園添出許多蛇足。其然，豈其然乎？實難憑信。因借空空道人上窮碧落，下及黃泉，旁至大荒之外無稽之崖，搜訪神瑛、絳珠暨諸美人去來之事。

時在青埂峰前遇赤霞仙子，笑謂余曰：「君等欲知神瑛之事乎？盍往幻境為卿言之。」空空道人應諾。相將而往，至虛無之境，縹渺之台，藉花而坐。仙子曰：「神瑛當日轉落人間，恐其不解情旨，是以令吾妹可卿開其情障，以了塵緣。誰知伊等為風月所迷，結成情劫，難以遽解。因金陵十二釵，本係有情無緣，難以強合。今既有情緣，須當配合。即將伊等未曾合體之元神，在他們未了之前，另又轉世，令十二釵遂其情願，此時又當相會之時矣，世人不知，訛以為黛玉還魂，晴雯再世，人間安得有此，實為笑柄。因君等是情祖門人，同是會中之友，不妨將十二釵另生之冊相示，庶知『後夢』之誣也。」空空道人接冊在手，細細翻閱，恍然大悟。原來祝夢玉是寶玉後身，鬆彩芝為黛玉後身，竺九如是史湘雲後身，鄭汝湘係秦可卿後身，桂蟾珠為紫鵲後身，鞠秋瑞係香菱後身，梅海珠為晴雯、掌珠為寶琴之後身，芙蓉是麝月、芳芸為金釧、紫簫係柳五兒、韓友梅是妙玉之後身。襲人孽緣未消，不須轉世。其他如周婉貞為鳳姐之後身，祝修雲為鴛鴦之後身，薛寶書係雪雁之後身，鄭文湘為司棋之後身，孟瑞麟係尤三姐之後身，馮佩金為尤二姐之後身，素蘭是晴雯之嫂吳貴兒之婦後身，鬆壽為柳湘蓮之後身，柳緒係秦鍾之後身，顧玉書是迎春後身，鍾晴為賈瑞之後身。空空道人正看之不已，仙子將冊收去，笑道：「伊等轉世姓名不妨相示，以解君等之惑；其離合悲歡一段事跡，不可預洩，歸去時當必知之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也。」空空道人言下大悟，再拜稽首而去。從此寄跡人間，放情詩酒。一日偶往榮府經過，遇一老人策杖而來，空空道人叩以賈府之事，老人說道：「自從寶玉去後，他父親也就不久謝世，如今門庭冷落，車馬已稀，非復舊時光景。府裡只有王夫人同珠大奶奶、寶二奶奶婆媳三個，環哥兒、蘭哥兒，還有理二爺夫妻二人，如此而已。你問他有何話說？」道人答道：「我聞得人說，寶釵回來，黛玉復生，晴雯再世，大觀園依舊當年景象。不知然否？」老人笑道：「這是那裡話來，寶玉不來的為是古今無不散的筵席；寶玉若來這一局散棋如何收手？真不自諒也。」空空道人聽罷，鼓掌大笑而去。

原來榮府自賈政去世之後，已將二年，王夫人悲傷成病，終日在牀。內裡家事係李宮裁一人管理，外間事務仍托賈璉。

其舊時之豔姬美婢一個也無，大觀園久已荒廢。賈環、賈蘭在京外從師課讀，寶釵所生之子慧哥兒，朝夕在王夫人房中解愁釋悶而已。昔年歌館樓台、美人香草真是一場春夢。正是：

人生十事九堪歎，春色三分二已空。

如今且不言賈府的風流佳話，單講那侍兒中花氏襲人，自寶玉去後，王夫人放他出府自行擇配，隨就嫁了蔣玉函。誰知紅顏薄命，做親未及一年，蔣玉函身故，又無公婆兒女，孤身無靠。他哥哥、嫂子要將他轉嫁，知道蔣玉函丟下有數千兩銀子，襲人衣服首飾連自家私房也有千兩。他哥哥花自芳想：他年輕輕的，那裡守得住。因此並不向襲人說明，竟與一個拉皮條作牽頭的陳二麻子商量說，他妹子要前走一步，只要找個合式對頭，他有三千兩現銀帶去，還有衣服首飾也值得一二千金。

陳二麻子聽說，十分動火，說道：「有個主兒曾托過我好幾磨兒，要娶個人。這人姓襲，原有議敘候選，現在就要分發試用的。老爺年紀約在四十左右，也是南方人，做人和氣。他的親戚也有做京官的，也有做外官的。這門親事倒還不錯。」花自芳道：「既有如此對頭，也就很好，我也不說別的，只要五百銀財禮。辦成後，謝銀三十兩。他那邊謝你多少，我全不管。」

陳二麻子道：「謝不謝咱們再說，且約定日子，叫他們對面相看。兩邊都願意，咱們再說那一層的話。」花自芳道：「這就難了，我家妹子從來不見外人，況且又是他的親事，更不用說躲的沒有影兒，還肯當面相看嗎？這事斷不能行。」陳二麻子笑道：「這話只好你自己說，且不用說別的，就比著是你，也要瞧瞧人合式不合式，沒有說人也不用瞧，憑著咱們說就辦得成的。」花自芳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有個主意，你想使得使不得，你若說這個主意不好，那就不用辦了。」陳二麻子道：「你說我聽聽聽。」花自芳道：「後日是我母親三週年，我妹子請大悲院的南僧來家唸經，他一早回來。他同那位老爺只說來與我母親做週年，說不得叫他破費幾個錢，備分禮來，咱們留他吃齋，多坐會子。我妹子出進拜佛跪香，又不避人，兩邊都可瞧見。你說這個主意可好？」陳二麻子點頭道：「這主意倒很好，我去約會那位老爺後日來罷。」說畢，彼此散去。

到這日，陳二麻子果然同那襲老爺備著一分厚禮送來，花自芳故意再三稱謝。襲人在堂屋裡瞧見，只道真是來做週年的，對花自芳道：「留他吃麵。」襲老爺趁勢過來作揖，說道：

「些須薄禮，不過是敬老太太的一點誠心，實在抱愧，那裡還敢叨擾。」襲人一面回禮，急忙退了進去。襲老爺見襲人一身素縞，越顯得十分標緻，對他說話不覺出了神去，站著動也不動。陳二麻子恐襲人著惱，連忙同花自芳過來邀襲老爺到棚底下去讓坐用茶，心中才定。陳二麻子輕輕問道：「如何？」襲老爺連連點頭道：「人很去得，再沒有這樣標緻的了！還擺著一臉福氣，舉止大方。不必多說，在你身上，辦成總謝。」陳二麻子道：「這裡不便說話，咱們出去商量。」兩個人辭別花自芳，一同出來，到茶館裡商量一會，彼此分手。次日，陳二麻子去見花自芳說：「那位老爺一定要辦這門親事，依著你送五百兩財禮外，還要格外奉謝。他說一有地方，定要請你這舅爺、舅奶奶同到衙門去享福，盡你逍遙自在。」

一夕話將花自芳說的十分歡喜，滿口應承道：「這事在我身上，包你妥當。」陳二麻子忙在杯內取出一個盒子，遞與花自芳道：

「這裡一個帖兒，是那襲老爺的履歷八字，盒子裡是一枝金蝴蝶、一枝碧玉並頭蓮，與你妹子插在頭上。還要你妹子隨身帶的一件東西，不拘新舊拿回去他。不過一半天就要做親。」花自芳大樂，叫陳二麻子且在茶館裡坐著等信，他拿著這些東西急忙跑到後屋裡來。

襲人才梳洗完畢，見花自芳進來，說道：「哥哥你快去叫車，我要回去，家裡沒有人，昨晚惦記著一夜不曾合眼。」花自芳嘻嘻笑道：「不相干，吃過早飯再家去，我這會兒正來與你道喜。」襲人問道：「什麼喜？」花自芳道：「自從妹夫去世，我同你嫂子成天家與你打算，想你十八九歲的人，那裡守得住？別說是我窮，就是我過得，我也不能養你一輩子。況且你家又沒個長輩，連個有年紀的人兒也沒有，就是你帶著一兩個丫頭同那個老媽兒也算不了事。我要接你回來，這裡又沒有多的房子，我也要打算地出去跟官。我若出去，還有誰來照管呢？前日我同向來做媒的陳二麻子商量，叫他有對路的親事，與你說一家也好。誰知他有個相好的襲老爺，原是候選，現在就分發試用的官兒，正要娶頭好親事，因此他昨日備禮來同你對面相親，說了一會話。那個人雖是年紀

大些，人品兒倒也瞧得過。你一過去，就是一位太太，連我也沾你的光，誰不叫我是舅老爺！他昨日瞧見你，歡喜了個受不得。今日一早就將履歷八字，還有兩樣首飾，叫陳二麻子送來與你插戴。」襲人聽說親事，已經氣極，再聽見「插戴」二字，面色皆變，渾身發抖，只得忍住，假意笑道：「東西現在那裡？」花自芳慌忙遞將過去，襲人接在手中，走到桌邊，將盒子打開，取出那兩枝花來放在桌上，順手取起一個茶碗，照著那兩枝花上就是幾下。

花自芳急忙來搶，那玉並頭蓮早已砸碎，金蝴蝶打了個精扁，茶碗也成七八塊。又將那個履歷八字扯作條兒，一面扯著，放聲大哭，十分悲恨。花自芳弄的沒有主意，說道：「成不成由你，仔嗎將人家的東西砸個稀糊腦子爛？你不願意，將原物還他就完了。這會兒將他的東西庚帖，砸的砸，撕的撕，還不了他，這頭親事我瞧著倒做定了。」襲人聽花自芳所說甚是有理，不該一時孟浪，砸壞東西，看著這事倒難收手，心中想道：「不如一死，以了這段冤業。」登時把心一橫，拿起桌上的破碗片子，在脖子上一抹。花自芳駭的手忙腳亂，趕忙來搶，見襲人已是鮮血淋漓，將一件白布衫子都染作大紅。花自芳趕忙抱住，急的亂喊亂叫。他嫂子董氏正做著早飯，聽見兄妹兩個又哭又喊，趕忙跑進屋來，見襲人滿身是血，在這裡尋死覓活。

他男人拉住手，死也不放。董氏忙上前拉著，問道：「妹妹這是為什麼？好好的要尋死？」花自芳將方才的話說了一遍，董氏道：「妹妹本來忒也什麼些個，願意不願意一句話兒就是了，又何必動這樣大氣，將人家的東西糟蹋了，這怎麼好呢？」花自芳嘆道：「你還要多說，我剛才提了一句，他就要尋死，抹脖子了。誰還管東西？」襲人哭道：「原來你們夫妻兩個成日在家裡盤算我，我不嫁人，礙著你們的什麼事？今日我把這條命交給你們兩個罷。」說畢，將頭亂碰，夫妻兩個那裡拉得他住，急的花自芳道：

「我的老祖宗，你饒了我們罷，以後你的事，我再也不敢提了，隨你死活存亡，我全然不管。從今以後，再不來接你，只求你老太太開恩。」襲人哭著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就去叫車送我家去。」花自芳連忙答應，叫董氏先去找條汗巾與他圍脖子，一面趕著就去叫車。董氏要將他血衣換下，襲人再三不肯。夫妻兩個想來強他不過，只得依著。替他拿了包袱並梳頭盒子，扶去上車。那趕車的老張倒駭了一跳，問道：

「二姑娘這是仔嗎呢，鬧一身子的血？」花自芳趕忙答道：

「抓破了脖子上的肉瘤，淌有一盆的血。」一面說著，扶襲人上車，將包袱、盒子放在車內。花自芳跨上轎兒，一直望大路而去。

走不幾里，襲人在車遠遠瞧見榮府，心中想道：「我雖回家去，他們未必死心，況我又砸碎東西，那頭親事如何就肯丟手？一定另有風波。我是個孤身弱婦，如何敵得他過。不如到府裡去見太太商量主意，也好死他們的念頭。」主意想定，對花自芳道：「我要到府裡去走走，將車叫住。」花自芳道：

「且回去換過衣服，歇歇再來。」襲人道：「我定要就去，等不得回家再來。」車已到賈府門首，襲人對趕車的道：「老張，你將車邀住，我進府裡去。」花自芳想來強不過，也就跳下來，將車一直趕進大門。此時榮府把門的只有一個老趙，認得是花姑娘，讓他一直進去。榮府自賈政死後不過兩年，尚未滿孝，以此襲人身穿孝服，可以進府。

襲人來到上房，那些姑娘、嫂子們見他一身是血，含著兩眶眼淚，自此吃驚，趕忙問明緣故，一同進去。王夫人抱病日久未能下炕，靠在枕上與宮裁、寶釵三人閒話。襲人走至炕前，對著太太跪下，發聲大哭，說道：「求太太救命！」王夫人媳見他脖子上圍著汗巾，半身是血，大為驚異。吩咐將他扶起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襲人遂將昨日與母親作三週年脫孝唸經，哥哥花自芳私自約人相看，今日竟來插戴，以此氣忿，將那東西砸碎，庚帖扯壞，自家情急剋到，欲尋自盡的話，從頭哭訴一遍，要求太太作主救命。王夫人說道：「花自芳固然不是，你也過於心急，應不應由你，何必將那個人的東西毀壞，成什麼道理。那一家又如何肯依？你很打錯了主意。」襲人道：

「那些東西我情願賠他，只恐我哥哥心腸不死，又想出別的主意。那時斷不能依他，一准送定這條性命！」寶釵道：「聽你這話頭兒是不願意再嫁，但是孑然一身，亦非了局。倒不如搬進府來，同我做個伴兒，倒還安靜。如今你是客人，不能像當年看待，不過是咱們這會兒的日子不比原先老爺在時，諸事清淡，只要你過得慣就是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後面日子正長，你又年紀忒小，十八九歲的孩子，那裡說得這個守字。不過是終身大事，安頓最難。花自芳未免過於任性草率，我見你這樣心志，也很歡喜，自然要替你作主。」襲人道：「太太恩德如天，如肯收留，實同再造，情願終身靠著太太，再無他意。」

李宮裁道：「太太作主，自然必叫你終身如意，斷然不錯，你倒很可放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話雖如此，須得對花自芳說明，寫個斷字據，不許往來，隨我作主。」寶釵道：「必得如此才是。」王夫人吩咐周貴家的，命周貴帶花自芳進來，當面問話。

李宮裁著人去請璉二爺上來。不多一會，賈璉進來請安，李紈、寶釵都問過好，襲人過來請安。賈璉瞧見忙問道：「這是仔嗎呢？」王夫人將他的事跡代說一遍，又將剛才的主意說知。賈璉點頭正要說話，見周貴家的回說周貴帶花自芳在外伺候。王夫人吩咐帶他進見，周貴奉命帶花自芳進入門內，一齊跪下磕頭請安。周貴起身，垂手站在門旁。花自芳跪在地下，不敢抬頭。王夫人道：「花自芳，你怎麼硬自作主，將你妹子許人，逼的他尋死？他是出嫁妹子，與你原不相干，你不問個青紅皂白混出主意，逼他改嫁，你很胡鬧。本要送官治罪，因念你個不知事的糊塗東西，且開恩饒你。他如今願意在我這裡，隨我作主，自此以後他的死生存亡你全不用管。叫你進來，問你依不依？」花自芳連忙磕頭說道：「太太在上，小的也不敢多說，總是小的妹子他要仔嗎，就隨他仔嗎。自今以後，小的再不敢管他的閒事。」賈璉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這就很好。但是你妹子願意在太太這裡，後面日子正長，恐你將來又有別的道理，必須你寫個斷絕憑據，兩下裡才得放心。」花自芳道：「小的情願寫下字據，永遠斷絕。」賈璉道：「很好！」吩咐周貴帶他去寫。

襲人見哥哥去寫字據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回明太太要同周嫂子到家照應，將東西搬進府來。王夫人應允，命周家的同去。

寶釵取些刀瘡藥與他敷上，襲人脫下血衣，同周嫂子去了。一會，將家中一切東西攏共攏兒搬來，堆在上房院裡。外面周貴領花自芳進來，面交字據。賈璉看了說道：「很好。」念與太太聽過，王夫人命寶釵收著。襲人站在院子裡，叫丫頭抱琴將所有箱子全行開掉。凡是蔣玉函所有的東西，盡行取出，一件不留。提出幾件男衣尺頭，送周貴夫妻。其餘一切衣服單夾紗棉皮以及靴帽鞋襪、帶子佩刀及男人用過之物，當著璉二爺眾人瞧著，都叫花自芳一並拿去，也值得千多兩的物件，說道：

「哥哥，我同我兄妹一場，從今以後死生永別，彼此不必往來，再休提起兄妹。這些男人的東西，我留他無用，盡都與你，很夠你穿吃一輩子的。這就是盡我兄妹之心了。」又開紅皮箱，將個紫檀匣開掉小鎖，取出一枝金蝴蝶，一枝碧玉蘭花，當著眾人交給花自芳，說道：「這兩枝花是賠那一家的，你也收去。」花自芳接著，看他如此光景，心中大過意不去，不由的大哭起來。賈璉吩咐周貴替他拿著東西，謝過太太同眾人，向襲人謝了一聲，自己抱著兩個大包，含著眼淚悲悲切切一直同周貴出去。退還那個襲家東西，各去料理不必表他。彼此以後，他兄妹永遠斷絕，不相關問矣。

王夫人聽見花自芳去後，吩咐媳婦們將花姑娘的物件東西都搬在寶二奶奶對過房內。襲人仍依主母，甚覺心慰。只是寶釵因他是已嫁之人，不比當年相待，未免有些客氣。襲人大為不安，只得稟知太太。王夫人道：「當初寶玉在家時，我即待你如女，因寶玉去後，恐誤你終身，將你放去，再想不到尚有今日。自今以後，娘兒們形影相依，更當親於往日。但你到底是蔣家的人，寶二奶奶固然要有些兒客氣。這樣罷，你竟拜我為母，使我老年多一親丁，猶如寶玉在我跟前一樣。將原先那些全行抹掉，彼此須無妨礙，方為妥便。」襲人見太太如此吩咐，不敢不遵。李紈、寶釵十分歡喜。丫頭們鋪下拜墊，襲人對著太太拜繼為母。王夫人歡喜之至，吩咐稱為五姑娘。襲人拜過太太，又與賈璉、李紈、寶釵等見禮。賈璉等亦與太太道喜。眾人熱鬧一會，王夫人心中歡喜，身上覺得爽快，對珠大奶奶說：「備幾樣果菜，接平兒上來吃個團圓家宴。」原來平兒生了一子毓哥兒，賈璉已將他立正，內外都稱為璉二奶奶，聽見太太得了女兒，趕忙上來道喜，又是舊友相聚，十分投契。

襲人自此以後，一心一意倒頗相安，脖子上傷痕久已平復。

不覺過了半年，時當春暮夏初，晝長人倦，襲人同寶釵做了一會針黹，覺得精神困乏，將針黹收起，對著寶釵道：「別做了，很覺有些困倦，不如到大觀園去閒逛閒逛。」寶釵道：

「不去倒也罷了，走到園裡，瞧見那淒涼光景，惹起心事來倒怪不好的。況且園子里長遠沒有人去，荒荒涼涼的，遇著個妖魔鬼怪，駭死了白饒不值。」襲人笑道：「青天白日那裡來的鬼怪，倘若遇著幾個，就合他說個鬼話兒，也很有趣。我偏要你去。」說著，拉了寶釵就走，命抱琴點一枝太平香，跟著他們兩個一直進大觀園來。只見：

芳草滿庭連砌綠，游絲當戶少人來。

三個人衣牽亂草，裙掃落花。兩人不勝歎息。

一路行來，不覺到瀟湘館門口，襲人十分感傷，就要進去。

寶釵連忙拉住，說道：「自從林姑娘死後，這裡夜夜鬼哭。那年鳳姐兒到這裡走了一走，瞧見林姑娘，駭出病來，從此就不起炕，你是知道的。你瞧，小竹子兒長了一院，那階上的灰倒有一尺來厚。我是斷不進去的，不如到怡紅院去逛逛罷。」

說畢，拉著襲人就走，剛來到沁芳橋邊，只聽見池子裡「嘩唧唧」一響，一個雪白的東西跳起來，三個人大嚇一跳，倒退幾步，定睛細看，才知道是只大仙鶴。襲人看著那只鶴說道：

「當年是我每日喂你的水食，我自從離了此園，今已數載，打諒你已經奮翻青雲，沖霄而去，餐霞飲露，自在逍遙，何以戀此荒園，與草蟲石鼠為伍，豈爾以主人之恩義難忘不忍去耶！

抑如我之命薄，無所歸耶！」襲人說至此處，止不住紛紛落淚。

這只仙鶴對著襲人長喉數聲，亂舞一會，望著那山子後面飛了過去。襲人還望著那山子流淚。寶釵道：「何苦來呢，你搗半天的鬼，帶著我出了好些眼淚，你還要出神呢。」說著，拉襲人一徑來到怡紅院，走進院門，只見那株海棠樹倒在院子裡，滿地下的青草倒有一人來高。抱琴在前分開亂草，他兩個跟著跨過海棠樹，來到迴廊下，一個畫眉籠橫耽在門檻旁邊，滿階上都是燕子糞。卷棚前還掛著一個白銅鸚哥架，上面結著個大蛛絲網兒。抱琴將柵子推開，兩個走進裡去，桌椅還照舊一點兒不動，只多些灰土。又走到寶玉套房裡來，寶釵道：「你二爺畫的這幅牡丹，倒還貼在這裡，上面還是我同林姑娘題的詩呢。」襲人道：「畫的不知去向，題詩的只有你，貼畫的是我，又弄得孑然一身，可憐之至。」說到此間，止不住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寶釵正是一肚子傷心，看見襲人放聲大哭，他也大放悲聲。兩個人越哭越高興，甚是傷心。這抱琴聽他們哭的熱鬧，獨自一個甚覺無趣。將那半截兒太平香插在地下，就走出院門，各處亂逛一會，走到一個亭子上覺得有些困乏，倒下身子就一路好睡。

不說抱琴在亭子上睡覺，且說寶釵同襲人哭得口乾舌燥，也不覺昏昏沉沉，在寶玉炕上入了夢境。這裡入夢之時，正值神瑛同絳珠等隨風遊玩，忽見愁雲一片，冉冉而至。眾仙截住雲頭，仔細一看，絳珠道：「此會中人不可不借幻夢之中以開迷障。」神瑛等都說：「甚是。」於是，乘風而去，俱到大觀園來。

且說寶釵、襲人正在夢中悲切之際，忽聽見有人說寶玉回來了，二人聽見趕忙往外就走，只見寶玉笑嘻嘻的走進來。寶釵瞧見悲苦難言，一把抓住道：「寶玉你丟的我好苦！」襲人紅暈桃腮道：「原來你是忍心害我，躲在這裡。這是何苦來呢！」二人拉住大哭。寶玉道：「姐姐們何必如此悲苦，天上無長圓之月，人間無不謝之花，久聚必散，久盛必衰，此天地間自然之理。至於夫妻兒女之道，又不足以聚散盛衰論也。此乃因緣相生，結於所感。緣深者，則相聚日多；緣淺者，則分離日早。寶姐姐同我夫婦之緣，止於此數，徒悲無益。惟襲人姐姐前生未了，又結再生緣矣。」寶釵聽他這些言語，放手止悲。

襲人拉著要問再生緣，寶玉用手往外一指道：「他們也都來了。」

襲人同寶釵回頭，瞧見林黛玉、鴛鴦、晴雯、金釧、紫鵲、寶琴、香菱、柳五兒、麝月、司棋、雪雁、尤三姐、史湘雲還有蓉大奶奶秦可卿等，俱在眼前。襲人一見大驚，說道：

「寶玉，我聽見老爺說，你同一個和尚去了，怎麼又與這些死過的都在一堆兒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姐姐你看死的在那裡？活的又在那裡？」寶釵點頭道：「襲丫頭真是亂絲堆裡穿針，一會摸不著腦兒。」眾人都走進房來，絳珠拉著寶釵道：「別來數載，更覺豐彩照人，姐姐真不愧為我幻虛境中第一人物！」寶釵道：「妹妹仙去，我正與寶玉了結塵緣，未能親送雲旌，至今悵悵。今幸不棄，尚來看我故人，令人慚愧。」絳珠道：

「姐姐是幻虛中的全人，惟我為眼淚所誤，又落紅塵，受種種煩惱，將來尚望姐姐當頭一喝，破我迷關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正愁苦海沉淪，杳無崖岸，自顧不遑，安能為妹妹計耶！」絳珠道：「河山咫尺自有相逢，正恐覲面之時已迷真性，姐姐達人，自能接引故人。」寶釵同絳珠彼此說的高興，襲人同寶玉、鴛鴦、晴雯等這一班人，也說的十分熱鬧。襲人問起鴛鴦，那年上吊之時不知是怎樣的苦楚，鴛鴦說：「我弔上之後，心中只想著要同老太太西去，並不覺得苦楚，不知是怎樣就斷了氣，心中也並不知道。」眾人正在說話，誰知抱琴的夢魂到屋裡來找主人，只看見坐著一屋子的美人，在那裡說說笑笑，又見他主人拉著一個男人，寶玉長寶玉短的問他說話。抱琴心中想道：

「嘗聽說寶二爺，想來就是他。我去請太太來瞧瞧。」想畢，轉身走出園去，才到垂花門口，忽見賈璉同平兒出來，問道：

「你為什麼如此慌張？」抱琴將寶玉同了許多美人回來，都在園內與寶二奶奶同他主人說話，他要去請太太來瞧的意思說了一遍。賈璉同平兒說道：「你且不用去回太太，等我們去瞧瞧。」於是，帶著抱琴，一直往園中來。不知賈璉到園中怎樣光景，且聽下回分解。